

苍蝇

乔治·兰吉林

半夜，我被嫂子的电话吓了一跳。后来我强作镇静地询问她，为什么杀掉我的哥哥，而且在深夜两点还打电话来通知我这一噩耗。

“电话里没法子讲，阿尔蒂，去报告警方并上这儿来吧！我告诉您，鲍的尸体就在您的工厂里。”

放下听筒以后，我才意识到出了什么事，全身冷汗淋漓。在拨警方电号码时，我的手指象秋叶一样一直在抖动。

是特温克尔警长接的电话，他受理了此案，答应马上就来。我还没来得及穿好外裤，门外已停下了他的汽车。

“请问，布劳恩先生，工厂里有人值夜班吗？”车上警长开问见山地间，“他没给您打电话吗？”

“有人值班，但没电话来，真奇怪。我哥哥也许是从实验室偶然来到工里的，他在实验室里常常干到深夜。”

“难道您哥哥不和您在一起工作？”

“不在一起，他是航空部的一名研究人员。”

“在搞什么工作？”

“他几乎从不谈比自己的任务——这属于国家机密，当然航空部是应该的。我只知道哥哥正处于重大发现的前夕。”

尸体还躺在电动冲锤机前面的轨道上，头部和右臂部被压在铁锤之下。特温克尔警长和同僚商量一下以后问我：

“怎么使锤子升起来，布劳恩先生？”

“我可以来启动它，操纵台在这里。瞧，冲锤的重力足足有 50 吨，一直可以打到零点。”

“什么叫零点？”警长反问。

“这指的是地面。冲锤被设计成直上直下运动，每次打下后部需要重新提升，而提升的速度是固定的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那您说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

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哥哥已被砸扁的躯体，使劲按下提升铁锤的黑色按钮。机器发出了刺耳的哨声，如同巨人松了口气。沉重的铁锤缓缓上升，尸体从锤头上噗地一声脱落下来，显现出一团棕红色的混合物，一种丧魂失魄的恐惧感感动了我整个的心灵。

特温克尔占长的调查持续到好几个月之久，平素以沉稳著称的嫂子安妮由于精神失常，被法医宣布为丧失行为责任能力的人，免受起诉。但她对杀害丈夫一事依然供认不讳，警方也证实她的确会启动那架巨大的冲锤机。只是关于杀人动机以及为何我哥哥会去躺在锤下一事，她坚不吐实。

夜间值班人员声称他的确听到了重锤的轰鸣声，并且记得锤子曾打下两次，机器上的计数器同时证实了这一点，但是嫂子开始时只承认使用过一次冲锤。

航空部则通知特温克尔警长说，我哥哥在死前已将最宝贵的设备和文件统统毁掉了，所以他们对此同样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法医鉴定还发现，在鲍勃死时，他头上曾缠有绷带——特温克尔把那条布拿给我看过，我一眼就认出那正是从鲍勃实验室中用来盖桌子的台布上撕下来的。

安妮被安置在布赖特莫尔大学附属医院，那里专门收容患有心理疾病的犯人，她十岁的孩子加里则由我负责照管。

每个周末我都去看望她，特温克尔长也跟我去过两三次，据我所知，他还曾单独去过。

但我们从未能从嫂子口中探得半点虚实，她对任何人似乎都已无动于衷。有时她干点刺绣活，但最喜欢做的却是逮苍蝇，而且每次还仔细欣赏一番才把它放飞掉。

安妮目前唯一的症状是十分歇斯底里，只要她一看见护士们在她面前拍打苍蝇，就会神经质地大发作，结果就不得不给注射吗啡才算完事。

我经常带加里一起去看望她。她对他还算不错，但再也不见什么母子间的特别眷恋之情。

有一天，当安妮又为了苍蝇在发作时，特温克尔警长朝我含意深刻地瞥了一眼说：

“我相信，苍蝇将是解开整个谜团的钥匙。”

“我可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联系。”

“不管医生怎么讲，我坚信布劳恩夫人的神志是十分清醒的，尤其当地在审视苍蝇时更是如此。”

“对不起，您把我越弄越糊涂了。”我说。

“您哥哥进行过关于苍蝇的实验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您没去问过航空部的专家们吗？”

“去问过了，可他们把我的问题传为笑柄。”

“阿尔蒂叔叔，苍蝇能活很久吗？”

当时正在吃早餐，侄子问出这话后，我们一时相对无言。我越过茶壶朝侄子望去，加里正如同所有的孩子那样，是会提出一些使大人目瞪口呆的问题来的。但是关于苍蝇的事他可是第一次才提出，我不禁浑身不寒而栗——因为联想起警长的话，于是我说：

“我不知道；你干吗来问我这事？”

“因为我又看见了妈妈在找的那只苍蝇。”

“妈妈是在寻找苍蝇？”

“是的，那只苍蝇当然又长大了些，但是我依然辨认得出。”

“你在哪儿见到它的，加里？它有特征吗？”

“在您的写字台上。它的头不是黑的而是白的，就连右爪和普通的山不大一样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这只苍蝇？”

“就是爸爸出远门前的那一天，在厨房里我逮到了它。后来妈妈要我赶快丢掉，但这之后她又让我去抓它！”

“那苍蝇一定已经死了。”我一面说，一而不动声色地站起向书房慢慢走去。还没等到关好门，我就大步冲到写字台前，但那儿根本没有苍蝇！

侄子的话，和警长的推测交织在一起，使我内心深处出现了极大的震惊。我问自己：嫂子真的是神经失常吗？如果是的，那么这场惨剧的发生还有话可说；而如果不是，那就是清醒的安妮杀害了亲夫——我被这想法吓出一们

冷汗，而这场骇人听闻的命案起因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我回想起警长和安妮的全部谈话，特温克尔警长提出过上百个各种问题，安妮也回答了与她丈夫生活有关的所有问话，但只要一接触要害，她马上千篇一律地回答说：

“这个问题我无从回答。”她答复得十分平静。

她筑起了一道警长无法攻破的高墙，特温克尔警长不露痕迹地改变着谈话的题目，提出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问话，安妮照样有礼貌地一一作了回答，似乎神志十分清楚。但只要警长稍许触及这场惨案，他就又会撞上这这不可逾越的墙壁：

“这个问题我无从回答。”

警长只从她的答话中抓到过一次破绽。安妮曾说过她只启动一次冲锤。而值班人员却听到是两次，计数器又肯定了这一点。特温克尔警长不止一次地想利用这个错误来突破沉默之墙，但安妮冷静地弥补了这唯一的漏洞。

“是的，”她说，“我说了谎，但是其原因却无可奉告。”

“这是您仅有的一次撒谎吗？”警长凝视着她，力图使她惊慌失措，但他得到的只是一句简短的回答。

“是的，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。”

警长知道安妮已经巧妙地堵住了这唯一的漏洞。

我现在心中升起一股对嫂子的痛恨：如果她的确没疯，那就证明她在伪装，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。是的，警长说得没错，苍蝇一定和惨案有关。

那么又怎么解释被害人的引颈就戮呢？

哥哥是一位遵循“三思而后行”原则的科学家，从不承认灵感或天才。他绝不象那种心不在焉的教授，会在雨中散步而不打开雨伞，他一切都很正常，喜爱孩子和小动物，有时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边的事务而带邻家的儿童上马戏团去玩。凡是他的嗜好的游戏也都带有逻辑性，象桥牌、桌球或国际象棋等等。

怎么来解释他的死亡呢？他为什么会躺在锤下？说他是为了检验胆量或打赌是绝对不行的。哥哥从不和人打赌，还常讥笑那些打赌的人，甚至冒着得罪朋友的风险，把打赌者说成是介于蠢货与骗子之间的家伙。

于是只剩下两种假设：要么是他突然发了疯，要么就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，让妻子用这种残暴的手段来杀死他。

我苦苦思索，决定暂不把加里和我的谈话告诉警长，而由自己先去和安妮谈谈。今天正好是垦蚰六接待日，安妮很快就来到接待室里，或许她正是在等我。当我还在寻思怎样开始这场难堪的谈话时，安妮倒先开了口：

“阿尔帝，我想向您提个问题。”

“行啊，安妮。说吧！”

“苍蝇能活多久？”

在慌乱中我接触到她的目光，几乎脱口说出她的儿子仅在三小时前也问过同样的问题，不过我及时钳住了舌头，我决心利用这件事来攻破她筑起的防线。

我正视着嫂子的眼睛说：

“我说不清楚……但是您所要找的那只苍蝇，安妮，昨天晚上就在我的书房里。”

这一手看来击中了要害，安妮急剧地转过身来。她扭曲的嘴唇在无声的

叫嚷，睁大的眼睛说明了一切。

我显出冷静的神情，充升感到优势已经在我这一边，我只消装成对一切都了然在胸的样子就行。

“您打死它了吗？”她耳语般地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您逮住了它！”她抬起了头，“它在您手里，把它交给我！”

“不，我没把它带在身边。”

“但是您已经经猜到了真相，对吗？”

“我什么都没有猜，安妮，我只能说您是正常的。您或者把一切都告诉我，以便我决定该怎么办，或者……”

“或者怎样，阿尔蒂？”

“或者特温尔克警长就会在 24 小时内得到那只蝇蝇。”

嫂子呆坐着，死盯着她那双无力垂在膝前的纤纤素手。

“如果我说出一切，能保证无论如都要消灭那只苍蝇吗？”

“不，安妮，当我什么山不了解时，我什么都不能保证。”

“阿尔蒂，要知道我答应过鲍勃，一定要打死这只蝇蝇的，我得实现诺言。在这以前我什么也不能说出来。”

“安妮，你要明白，只要苍蝇一被送进警局的实验室，他们马上就会证明你是正常的，那时候……”

“阿尔蒂！求求您为了加里别这样做……”

“叨那就把一切都告诉我，安妮！这正是为了捍卫加里的利益，这样我才能更好的保护他。”

“怎么保护？难道您不知道，我所以呆在疯人院里，完全就是为了儿子吗？他不该来受耻辱——别人要说他妈妈是由于杀害爸爸而判处死刑的啊！”

“安妮，你的儿子对我同样珍贵，他是我侄子。我发誓，如果您说出真情，我会尽力照顾并保护他的！但如果您拒绝开口，苍蝇就只好送给警方了。”

“您为什么一定非要知道不可呢？”她向我投来一束充满怨恨的回光。

“安妮，听着！事情关系到您儿子的命运！”

“走吧！我已准备好可怜的鲍勃死因的材料。”

安妮走了出去，很快又带回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信封，她把信封递给我以后，就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。

只有回到了家里，我才看清信封上写着：致一切公正的人们——上天明鉴。

倒下一杯茶以后，我开始阅读第一页：

这不是认罪书。因为我尽管杀了丈夫，但绝不承认自己有罪，我只是执行他的意图——他最后的愿望。

我忘记了喝茶，一口气继续翻阅下去：

丈夫在死前不久让我知道了他的实验。他深信，部里的专家们会认为实验有害并反对它，但他还是力图在这以的，弄清实质并设法取得正面的效果。

广播和电视能把声音和图象传送到远方，而鲍勃断言，他的发明将能把物体也送到远方。只消把物体放进他特制的传送装置里，在眨眼之间加以分解，同时在另一个接收装置中再加以复原就行了。鲍勃本人认为这是发明史上最伟大的创举。他说，物体通过瞬间解体——重组的手段来实现远距离

传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革命。不但能解决商品的运输问题，特别是那些易腐烂的商品；而且对人的旅行也是如此。他是一个重实际的科学家，从不耽于幻想。但他已预见到火车、飞机、汽车、铁路及公路消亡的时代，取而代之的将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接收传送站。旅客和货物在传送站里解体，然后又在地球的另一指定地点闪电般地出现。起初丈大有不少困难，他的传送和接收装置也分放在两个房间里。后来他第一个成功的实验是一只普通的烟灰缸，那是我们在法国乡间旅游时买下的。

我起初什么也不懂，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拿来并指点给我看，他说：“安妮！瞧瞧！这只烟缸曾在百万分之一秒里被彻底分解，那一瞬间它已不复存在！但是它的原子却以光速飞往另一装置，几乎同撒原子就又重新凝聚并形成这只新的烟缸。”

“鲍勃！我什么也没听懂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”

接着他又向我叙述了他所研究的细节，因为我实在一无所知，所以他只好画图并添上数字来解释，而我始终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我问：“难道这烟缸竟能穿透墙壁吗？”

“正是如此！但只是烟缸的原子在这样做。”

“我不理解，烟缸的原子怎么可能自由穿透墙壁呢？”

“这一点完全可能，安妮。组成物质的原子并不是一个紧挨一个的，在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，”

“广阔的空间？这话是你说的？”

“是的，相对于原子来说，这些空间足够广阔的了。以你为例，尽管体重 50 公斤，身高 1 米 55，可是如果组成你们体的所有原子部密集排列起来的话，那你这一很大头针的针尖都不到。重两盎司的烟灰缸也将缩得用显微镜都看不清。被解体的烟灰缸轻而易举地就能穿透任何不透明的实体，就是穿透你们的体也不在话下，因为处于离散状态的原子肯定能穿过你体内那些稀薄的原子群的。”

“这真奇妙，鲍勃！可是我希望你别拿我也这么干，我非常害怕象这只烟缸一样从你的装置里走出来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安妮？”

“还记得这烟灰缸上有过什么字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，是‘法国制造’这些字还在。”

“它们是在的，不过去仔细看看，鲍勃！”

他微笑着接过烟缸，只是在翻转以后面色发白了，笑容顿撒消失。这也使我最终相信，他的确是拿这只烟灰缸进行这一次可怕的试验。

烟灰缸底面上有字迹，但却写的是“造制国法”！

“真可怕！”他呐呐他说，于是快步回到实验室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出来。

过了三天鲍勃又遇上了新的麻烦，以至使他好几个星期都愁眉苦脸。最后他被我逼得无奈，只好承认他第一次用活生物也做的实验已经以失败而告终。

“鲍勃，你是用唐吉娜干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他内疚他说，“唐吉娜被分解得十分被功，但是再没能恢复成原形。”

“那它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再也没有唐吉娜了，有的只是唐吉娜的原子，天知道它们飞到哪儿去

啦。”

唐吉娜是我家的小白猫，在前几天丢了，现在我才明白它出了什么事！

又经过一系列挫折和大量的不眠之夜，鲍勃最后告诉我说，现在那套装置已工作得十分出色，请我去参观一下。

我在托盘里放上两只酒杯和一瓶香槟庆祝胜利，因为我熟知鲍勃的脾气——不到真正成功，他是不会轻易展示结果的。

“这想法妙极了！”他笑着按过托盘，“来，喝上一杯被分解过的香槟美酒！”

“我希望它仍然十分可口。鲍勃，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你等着瞧好了，安妮。”

在实验室里他打开一个被重新改装的电话小亭子。

“这是传送舱。”他解释说，把托盘放在舱里的小凳子上。

关上门以后，他又递给我一副墨镜，小心地把我带到舱前。然后他也戴上了护目镜，接连接上几个按钮，这时我听瞧一阵低沉的马达吼声。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他熄了灯，又咋嗒一声启动了什么，于是舱里冒出一阵蓝色的奇幻光彩，“仔细看！”

他压下一个操纵杆，整个实验室部波眩目的桔黄色光晕所笼罩。我只也来得及看见舱内有个类似橙色火球的东西闪了一下，还瞧瞧脸部一阵灼热。霎时间，我只辨认出一团带着绿边的黑圆块在眼前飞舞，就象那种直望太阳后的瞧受。

“可以把眼镜拿下也，完成了！”

鲍勃用戏剧性的手势打开了传送舱的门，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，一依然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因为我看见小凳子连同托盘、酒杯和酒瓶都已不翼而飞。

鲍勃又把我带瞧隔壁房间，那里也有一个同样的小舱。他打开舱门，用胜利者的姿势从中取出放着香槟酒的盘子，酒瓶立即被打开，塞子兴高采烈地蹦上了天花板，香槟酒在高脚杯里翻滚白沫。

“你真的相信，这是能喝的吗？”

“绝对，”他递给我一杯，“现在我还要和你做一个实验，同意吗？”

我们重新又回瞧那间带传送装置房间里。

“哦，鲍勃！想想唐吉娜！”

“唐吉娜只是个实验品，安妮，但我相新——不会再有麻烦了。”

他打开门，在舱内金属地板上放进一只小豚鼠，又是一阵马达的和闪光，但这一次我自己已奔瞧邻室去，透过接收舱的玻璃我看见了若无其事、依然活回乱跳的小豚鼠。

“鲍勃！一切正常！实验成功了。”

“耐心一点，安妮，还得等未来下结论。”

“但豚鼠活得好好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即使如此，也还需要观察一段撒问，才能知道对它的内脏有无影响。如果过上一个月依然平安无事，我们才可以继续进行新一轮新的实验。”

这一个月对我也说，简直没完没了。我每天得上实验室去看望那只小豚鼠，它无忧无虑地活着。

一个月以后，鲍勃把我们的小狗毕卜放进传送舱，在三个小时内它被上百次地解体并重组，每次它都从接收舱里欢吠不已地出来，奔到传送装置那儿去重新接受试验。

我要求鲍勃去邀请航空部里的一些专家学者来，如同往常那样，让他们听取对研究成果的汇报。但是鲍勃表示不急于那解做，我问他为什么。

“亲爱的，这个发现大重要了，以至无法就这么简单地公诸于众。有些复杂过程，我自己至今还弄不清楚，还需要工作、工作再工作。”

我根本没有想到，他会把自己作为试验品。只是在出事那天，我才知道在传送舱里面原来也安装了同样的第二套控制操纵系统。

在鲍勃进行试验的那天，他没吃午饭。实验室的门上用图钉钉了张纸条：正在工作，请勿打扰。

后也就在饭前不久，加里瞧我面前夸口说逮到了一只白头苍蝇。我甚至于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就命令他马上去扔掉。

下午鲍勃又没吃茶，晚饭时依然如此。带着一种模糊的不安，我的去敲门招呼他出也。我听到他在室内走动，隔上一会儿才门底下塞出一张条子，我打开并念道：

安妮！我遇到大麻烦了。让加里去睡觉，过一个小时再来这里。

不管我怎么敲门呼唤——鲍勃再山不作回答。后也听瞧里面打字机在响，我宽了一点心就回家了。

安顿好加里以后，我又回去并看到一张纸条，也是从门下塞出也的。我提心吊胆地读着：

安妮！

我指望着你的坚强——只有你能帮助我，我遭到了奇祸。现在生命虽没有危险，但已到了最后关头。我不能够说话，所以你叫嚷或提问都没有用。照我说的去做，敲三下门表示你的同意，再带杯加上朗姆酒的牛奶给我。我从昨天起就没吃过东西，求你了，鲍勃。

我用颤抖的手敲了三下就跑回家去拿牛奶。

回来后又发现了新的字条：

安妮！竭力求你——准确地去完成我的指示！

在你敲门后，我会开门。把牛奶杯子放在桌上，但别问我问题。马上到隔壁房间去，那儿有接收舱。仔细到处搜索，不惜一切代价去找一只应该在那里的苍蝇。我找过了，但枉费心机。真不幸，我现在很难辨清小物体。

你首先要起誓，绝对完成我的指示，而且主要是别企图来瞧我，别和我争。敲三下门，我会知道你已准备无条件地服从我。我的生命取决于你的帮助。

我的心怦怦直跳，在努力镇定一下以后，我的了了三下门。我听到鲍勃走到门边取下了门链。

我把牛奶拿了进去，瞧觉瞧鲍勃就藏在门后，我压抑着想转过身去的愿望，故意非常平静他说：

“你完全可以依赖我，亲爱的。”

把牛奶放在桌上以后，我就去了隔壁房间。那里灯火明亮，一切都被翻了个底朝天：桌椅底下到处是零乱的纸夹和空的材料袋，搪瓷大浴缸里烧被灰烬的纸张发出刺鼻的气味。

我知道，苍蝇是找不到的。直觉告诉我，鲍勃所关心的那只苍蝇——正是儿子抓瞧又扔掉的那一只。

我听见隔壁鲍勃走瞧桌子边，后来传也了很响的噗哧声，似乎他吞咽十分困难。

“鲍勃，我没看见任问苍蝇。也许，你换个指示？如果你不能说话，可以敲击桌面：敲一下表示‘是’，敲两下表示‘不’。”

我努力说得很平静，于是听到了两声敲击，我尽一切可能使自己不至哭出声来。

“我能上你那儿去吗？我不知到出了什么事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会顶得住的。”

出现了紧张的沉默，鲍勃终于敲了一下桌子。

在连接这两间房间的门口，我意外地呆住了：鲍勃坐在书桌旁，一块金黄的桌布蒙在头上，桌布原来盖在角落处的小桌上，每当鲍勃不想中止验时，就在那儿吃点东西。

“鲍勃，我明天早上再来找苍蝇。你必须躺一会儿，我陪你回客厅去，不会让别人发现你的，好吗？”

在一直罩到鲍勃腰部的桌布下面伸出左手，敲了两下桌子。

“也许，我去为你请位医生来？”

“不！”他敲着。

“你愿意我打电话给摩尔教授吗？或者他能对你有用？”

鲍勃很快回答：“不！”我不知所措，不知该说什么好，我脑子中始终摆脱不掉一个念头，于是说：

“加里今天抓到过一只苍蝇，但我让他放掉了，也许那就是你想找的？它的头是白的……”

鲍勃冒出了一声沙哑的叹息，就象是金属的声音。在这一瞬间，我为了控制自己，竟把嘴唇咬疼了：鲍勃的右乎偶然间动弹了一下，袖管里伸出的不是手腕，而是一般长着倒刺的浅灰色细棒。

“鲍勃，亲爱的，告诉我出了什么事！如果我知道一切的话，也许能帮助你。不，鲍勃！这太让人害怕了！”我努力抑制住自己不要呜咽失控。

桌布下露出了左手，敲了两下桌面，示意让我离开。鲍勃关门上锁，而我在走廊里瘫倒在地。脚步声离去了，然后又响起了打字声，隔一会儿门下送出张新字条：

明天再来，安妮，我会向你解释一切。吃点安眠药片，睡个好觉，我需要你精力充沛，鲍勃。

照到脸上的阳光使我猛醒，时钟指着七点。我象个疯子般到跳起来，昨晚整夜我睡得不省人事，如坠深渊。

冲了一下凉水以后，我奔进厨房。当着吃惊的女佣的面，准备好茶盘和烤面包干，就赶送到实验室去。

这次鲍勃毫不延迟到开了门，又在我身后立即关上。他的头上和昨天一样，依然蒙着那块金黄色的桌布。在我放上茶盘的书桌上，一张纸条在等着我。鲍勃走向邻间——看来他想一个人呆着。我带着纸条到另一间屋子里，打开纸条时，我只听见鲍勃的喝茶声：

你记得那烟灰缸的事吗？我出的事比那要严重得多。第一次我把自己解体后，又恢复得十分成功；而第二次实验时，一只苍蝇竟混进了传送舱中！于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……

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那只苍蝇并重复实验。必须去找，否则我只能设法使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最多只能捱上一天。

我毕生难以忘记那狂热的对苍蝇进行大搜捕的一天，我搞得天翻到覆，

仆人们都被下令参加寻找。尽管我告诉他们，找的是一只从实验室飞掉的实验苍蝇，要千方百计去找到它，但仆人们看我的眼神依然象在看一个疯子。也正因如此，后来才使我免遭牢狱之苦。

我仔细地盘问了加里，孩子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。我抓住他的衣领，弄得他哭了，我才想到必须耐心。后也，孩子回忆起，苍蝇是在厨房的窗台上抓到的，后来就照我所说的那样，把它放了。

这一天我捉到上百只苍蝇，到处——在窗台上和花园里——都放上了牛奶盘子或是果酱盘子之类，但所述瞧的苍蝇中没有一只是象加里所说的那样。我枉然地透过放大镜审查它们，可它们却都长得一模一样。

午饭时我为丈夫送去了牛奶和土豆泥。

“如果瞧晚上还逮不着苍蝇，就得考虑下一步了，鲍勃，这是我的建议。我已经收拾好隔壁的房间，当你不能仅用‘是’或‘不’也回答问题时，你可以用打字机打出并从门下递给我。”我忧心忡忡到说。

“是。”——鲍勃敲了一下。

夜晚降临，而我们始终未能找到苍蝇。在给鲍勃送晚饭以前，我在电话机前迟疑徘徊。

我毫不怀疑——鲍勃确实已到了生死关头，我能听之任之让他下去吗？我知道，如果我违背了诺言，他将永远不会原谅我。但我情愿他恨我，也不能坐视不救。所以我还是用颤抖的手拨动了摩尔教授家的号码，摩尔是他最好的朋友。

“摩尔教授不在家，他要到本周末才能回来。”有人用冷淡而礼貌的声音回答说。

于是，我只能自己为丈夫而斗争了。要奋斗，要救援他！

走进鲍勃的房间时，我几乎已经平静。按照约定，我收拾了隔壁的房间，以便开始这场折磨人的谈话。我估计，谈话将会持续到深夜。

“鲍勃，难道你不能对我讲讲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响起了打字声作为回答，过了几分钟鲍勃送出了纸条：

安妮！

我宁愿你只记得我原来的面貌，我不得不消灭自己。我久久思考，只有这一条路可走，而且需要你的帮助。起先我想简单地利用我的设备把自己解体掉，但这样做太危险，也许今后会危及其他的人，所以这绝对不行。

我说：“不管提出什么方法，我永远不会同意你自杀。即使你的实验失败得很惨，你仍然是个人，是能思维的生物，是有灵魂的，你没有权利消灭自己。”

答复很快由打字机打了过也：

我是活着，但我已不再是人。至于我的理智，这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失去。没有理智还谈得上什么精神呢？

“那么更应该让你的同事知道你的实验才是！”我争辩说。

两记愤怒的打门声使我浑身颤抖。

“鲍勃，为什么你拒绝那些人的帮助？我想他们对你是不会幸灾乐祸的。”

鲍勃发疯搬到猛击房门，我知道再坚持下去也没有用。

于是我向他谈到自己，谈瞧儿子和他的亲人，可他根本不回答我，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。在山穷水尽时，我问：

“你在听我说吗，鲍勃？”

传来一声敲击声，这次比较平静一些。

“你记得桌只烟灰缸，鲍勃？你不是说，在你努力重复实验后，它的字词又恢复原样了吗？”

过了五六升钟他从门下塞出纸条：

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，我也曾这样想过——所以我才需要苍蝇。它应该和我一起再进入舱内一否则毫无希望。

“总还得要试试，永远不要失去信心。”我说。

已经试过了——他写道。

“求你再试一次嘛！”

一升钟以后我念道：

你真是妇人之见。这种试验可以做上一百年……但为了满足你的愿望，我就再来一次，不过这是最后的一次。

我听见他在挪动东西，打开又为上传送舱的门，这瞬间对我也讲简直象是永恒。当时响起了马达声，我的生命似乎也有了亮光。

我向后转过身去。

鲍勃头上蒙着桌布从接收机里走了出来。

“怎么样，成功了吗？”我冲动的问道，同时想去拉他的手。

他慌乱的向后退缩，被小凳绊了一下而失去了平衡，跌倒在他，金黄色的桌布从他的头上滑了下来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目睹的情景。为了制止不自觉的尖叫，我的手部被咬出了血，但还是叫出了声来。我实在是没法不叫出来，因为——

因为我的丈夫已经成为了怪物！后来他急忙爬起蒙上了头，摸索着走向门边，我则紧紧闭上了双眼。

我苍至死也尔会忘记那种惨象：那是颗白色的毛绒绒的头，颅骨扁扁，长着猫一样的耳朵，眼睛有盘子那么大，瞳孔又缩被了一条缝。他那哆嗦的粉色嘴脸也有点象猫，同时嘴巴已被一条垂直的裂口所代替，里面长满了浅红的细毛，还伸出了一条长掾，简直象根长着毛的管子。我大概已失去了知觉，所以醒来时发现正躺在大理石的他身上。我朝正响着打字声的门桌边望去，喉咙痛得要命，我一定是弄伤了声带。

但这时打字声停止了，门下又出现了纸条。我用厌恶而发抖的指尖掂起来并念道：

现在你已真相大白，这次最后的试验又带来了新的灾难。你大概已认出了唐吉娜的部分头颅，而在这以前我变成的则是苍蝇的头。现在它只剩下了嘴巴，其余部分则被消失的小猫给补上了。我想你该明白，安妮，我必须毁灭自己。敲三下表示你同意，我会告诉你下面该怎么做。

是的，他无疑是正确的——他应该永远消失。我意识到不该再建议他去进行新的实验，因为每次尝试部可能带也更为可怕的后果。我走到门边，张开嘴，只是我发炎的喉咙说不出任何声音，我机械地按他的请求敲了三下门。

下面的事懂已不是那么可怕，我去结束的生命并非我的丈夫，而是某个怪物。我的鲍勃早就消失了，我只是在执行他的遗愿。

望着那具身躯，我按下红色的下击按钮，金属锤头不象我所想的落得那么快，它无声地向地面冲击。在轰隆的打击声中混杂有咯吱一下的破裂声，我的……怪物的身体抖动了一下，就再也不动弹了。

我走了过去，仅在这时才发现他的右手——那只苍蝇的爪子没被砸到。我强忍恶心，牙关打颤，压抑由于害怕而发出的呜咽声，去移动那只“手”，它出乎意外地柔软。然时我重新打下铁锤，就拼命向车间外奔去。

其余的事情你们都已经知悉了。现在我将随他而去，永别了，阿尔蒂。

我急忙打了电话去医院，他们告诉我有关安妮的噩耗，使我如雷轰顶。

第二天，特温克警长上我这儿来拜访，他说：

“我刚刚得知布劳恩夫人的自杀死讯。因为我在负责你哥哥的案子，所以这事也交给了我来处理。”

“那你的结果是什么呢？”

“医生说得极为肯定，布劳恩夫人自己服用了氰化钾。”

“跟我上书房去，警长。我给你看一件极为不平常的材料。”

当我在壁炉旁默默抽烟时，特温克警长坐在写字台前，严肃认真他读完了我嫂子的“自白”，最后他仔细他折了起也并交还给我，目中凛然。

“您对此是怎么想的？”我问道，断然把材料投进了壁炉。

警长没有立即答复我，他等着直到火苗吞没了纸页，才避开我的眼睛说：

“我看，这最终证明了，布劳恩夫人是疯的。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我酸楚地点头同意。

我们沉默着，都在凝视那堆火苗。

“我还有件事要告诉您，警长。我去过了公墓，到我哥哥的坟前悼念，那儿一个人也没有。”

“不，我也在那儿，只是我决定不来影响您。”

“您瞧见我了吗？”

“没错，瞧见了，我看见您埋下了一只火柴盒子。”

“您知道那里是什么吗？”

“我得猜猜，是苍蝇吗？”

“我今天早上在花园里找到的，它被蜘蛛网给缠住了。”

“它死了吗？”“还没全死，但我立即用石头结果了它。它的头是雪白雪白的……”

